

Research on “Object based Activities” in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Liang Wan Li Li

Yangmingxue and Qianxue Research Institute, Guiyang, Guizhou, 550005, China

Abstract

The principle of “objective activity” in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is the core of Marx’s early thought, and its establishment is based on the philosophical ideas of Hegel and Feuerbach. On the one hand, Marx criticized the abstract activity of pure speculation in German classical philosophy while retaining the dialectics in Hegelian activity principles; On the other hand, we need to transform Feuerbach’s principle of “sensory objectification” and focus on sensibility and objectification. At this point, the principle of “object oriented activity” has emerged, achieving a transcendence of the ideas of predecessors. It can be said that this principle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connecting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in Marx’s thought.

Keywords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object oriented activities; objectification; labor; practice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对象性活动”研究

万亮 李理

阳明学与黔学研究院，中国·贵州 贵阳 550005

摘要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对象性活动”原则是马克思早期思想的核心，这一原则的建立是基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一方面，马克思在对德国古典哲学纯思辨的抽象活动批判的同时又保留了黑格尔活动原则中的辩证法；另一方面，对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性”原理进行改造，并立足于感性与对象性。至此，“对象性活动”原则孕育而生，实现了对前人思想的超越。可以说这一原则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关键词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象性活动；对象化；劳动；实践

1 对象性与对象化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曾多次使用“对象性”与“对象化”概念。“对象性”是指两者之间构建起来的一种关系；而“对象化”则是主体作用于客体并展现其本质力量的一种活动。

1.1 “对象性活动”原则的提出

在《手稿》是马克思秘密的诞生地，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了“对象性活动”原则，这一重要概念在《手稿》的各个部分随处可见。马克思在对黑格尔辩证法扬弃的同时又在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性”原理的基础之上创造性地提出了这一原则。

黑格尔将“实体”理解为“主体”，作为主体的实体往往表现为一种纯粹的活动，这种活动是从自身出发达到完善的本质后又回到自身，这样的活动过程实际上就是“绝对

精神”的自我运动。从绝对精神出发要外化到外部，包括人都是属于外化环节过程的产物，即万事万物在黑格尔那里都是绝对精神的外化，万事万物都是用来确证绝对精神的。这样一来黑格尔的活动对象就是绝对精神本身，又从对象中创造和发展自身。这样的活动实际上是一种抽象意义的表达，是没有真正意义上对象的活动，活动的对象被锁闭在绝对精神之中，是一种抽象的精神活动，黑格尔将现实存在的异化和矛盾只是当作思维中的异化和矛盾，其结果混淆了思维世界与作为对象的现实世界之间的界限。

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这种纯粹的抽象思辨的精神活动进行了批判，他从“感性对象性”原理出发，从感性、对象性上来理解活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费尔巴哈突破了自康德到黑格尔以来的那种抽象的理解思路。但是在费尔巴哈这里，他将对象性活动理解为一种过程，这种对象性过程仅仅是对自然界的直观过程，费尔巴哈虽然使用了“对象性”一词，但费尔巴哈所理解的“对象性”是一种单纯的直观形式。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所理解的这种对象性活动是一种狭隘

【作者简介】万亮，男，中国四川成都人，在读硕士，从事历史唯物主义与人的发展问题研究。

直观理论活动，其感性对象性原理也是脱离了现实的人、脱离了实践，仅仅是停留在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上，是一种直观意义上的理论活动。

马克思在《手稿》中以“对象性活动”原则为核心进行哲学变革，同时也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了批判，马克思虽然吸收了费尔巴哈“感性对象性”原理并站在费尔巴哈的立场上，但只要细加甄别便可以发现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不同之处，因此绝不能把马克思的立场完全等同于费尔巴哈的立场。马克思首先继承并创造性地运用了费尔巴哈的“对象性”概念，认为“对象性”是指的是两者之间构建起来的一种关系，并且这种关系是普遍存在的，一种存在物只要存在就必然有对象性的存在。“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一个存在物如果本身不是第三者的对象，就没有任何存在物作为自己的对象，也就是说，它没有对象性的关系，它的存在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因此，非对象性的存在物就是无，是一个抽象空洞的概念。只要是存在物就都是具有对象的存在物，并且这种存在物还主动或被动地与其对象之间建构起一种活动，即对象性活动。

1.2 “对象化”的概念分析

“对象性”与“对象化”是两个极其重要又容易混淆的概念，但二者确实存在着区别。例如马克思在《手稿》提到：“每一种本质力量的独特性，恰好就是这种本质力量的独特的本质，因而也是它的对象化的独特方式，是它的对象性的、现实的、活生生地存在的独特方式。”马克思在同一句话中同时使用了这两个概念，即表明马克思认为，二者不是绝对同一的概念。

“对象化”这一概念最早由黑格尔创立并使用，黑格尔在谈到对象化时认为对象化是一种过程，即矛盾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基于绝对精神而展开的，这种对象更强调的是直观的那种对象。黑格尔曾经把对象化和异化相混淆起来，马克思对此做了严格的区分。一般来说，异化只是一种特殊的对象化，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条件下，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下，此时劳动的对象化就表现为异化。此外，关于“对象化”这一概念，通过对《手稿》的研究也可以发现马克思所理解的“对象化”已经完全超越了黑格尔。“不是人的本质以非人的方式在同自身的对立中的对象化，而是人的本质以不同于抽象思维的方式在同抽象思维的对立中的对象化，被当作异化的被设定的和应该扬弃的本质。”在这里，马克思的观点已经很明确。前半句“不是人的本质以非人的方式在同自身的对立中的对象化”，意为现实的对象世界中所存在的种种与人相异化、矛盾的事物及关系；后者“人的本质以不同于抽象思维的方式在同抽象思维的对立中的对象化”指的是人的本质被当作自我意识或者绝对精神，在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当中一切对象在初始都被当作是

以不同于抽象思维的方式同抽象思维相对立，但是之后由于概念辩证法的推动作用从而最终都被抽象思维所扬弃。马克思使用“对象化”概念深刻指出了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对于现实中人对对象化活动的抽象思辨的反映，此时马克思的“对象化”概念已经超越了黑格尔所理解的那种抽象的思维方式而逐渐向现实转化。

2 人的对象性活动与对象化活动

马克思在《手稿》中频繁使用的“对象性活动”一词，这意味着马克思对“对象性活动”的理解已经超越了费尔巴哈，并有了深刻的见解。虽然马克思没有明确使用“对象化活动”一词，但关于“对象化”这一概念却是经常使用。通过文本的考察，马克思在使用“对象化”这一术语时隐含着“对象性活动”的内涵，但又在“对象性活动”原来意义的基础之上又补充了新的规定，故在本文中用“对象化活动”来进行区分。

2.1 “对象化”到“对象化活动”的逻辑演变

马克思在《手稿》和《提纲》中多次使用“对象性活动”，而“对象化活动”却未曾使用。但马克思频繁使用的“对象化”概念其本身就是一种活动，因此马克思的“对象化活动”不容忽视。马克思认为：“人的活动迄今为止都是劳动，也就是工业，就是同自身相异化的活动，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以感性的、异己的、有用的对象的形式，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马克思指出人的对象化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是一种体现人的本质力量的积极的活动，亦是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活动。人的每一种独特的本质力量都需要对象的存在并作用于对象才能得到确证，正是在这种对象化的活动中将原有的“自在之物”化为“为我之物”，人的这种本质力量才能得到实现。但是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人的这种对象化活动出现了异化的形式，人变成对自己来说是对象性的变成异己的对象，对象性活动变成了非对象性活动。概括而言，马克思对“对象化”概念的使用离不开“活动”，并把对象化活动理解为人的实践活动的必然过程，是指主体在发展过程中创造出自己的客体，并使人的存在和本质力量得到确证，即主体发挥自身的力量将原属于自身的东西实现出来独立于主体之身之外存在。

2.2 对象性活动与对象化活动的个性与共性

对象性活动是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感性对象性”原理的创造性运用，同时也是对德国古典哲学中“活动”的改造。其中既包括人也包括其他动物的本能活动，因为无论是人还是其他动植物都是具有对象的存在物，只要是存在物，那么就必然会主动或被动地与其对象之间建构起一种活动关系。对象化活动则是特指人与对象之间进行本质交换的活动，通过这种活动的对象或结果可以使人的本质力量得到确证。对象性活动与对象化的活动的个性与共性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从活动的目的性来看,对象化活动是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即特指人的活动。龚振黔教授曾说:“人在活动前必须自觉地预先设定活动的目的,使自己的活动服从于这样的目的,并通过自觉主动的活动来实现这样的目的,使外部世界从‘现有’的自在状态变为对人有用、符合人的需要的‘应有’状态。”人的这种对象化活动正是通过人的这种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体现出来的,而这种有目的的活动过程就是对象“化”的活动过程。人与动物虽然都有需要,但是动物的需要只是简单狭隘的本能性需要,而人的这种需要具有一定的目的性,根据人的需要,通过对对象的观念性创造,在观念中形成理想的蓝图,再通过实践活动使对象世界“人化”为符合人目的的“为我”世界,使其带有人的人性。正是通过人的这种有目的的对象化活动,才满足了人的需要,形成了人的本质,并在此基础上创造了人类社会、历史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关系。而对象性活动则是自然界之中的物与物或生物之间自发的相互作用,这种活动并不具备任何目的性,是纯粹的自然形式的活动。

第二,从活动的工具来看,虽然对象化活动都是在对象性活动的基础之上所建立起来的,但是又有了新的规定。对象化活动并不是人与对象直接发生相互作用,而是需要通过中介工具来实现。例如,人类在生产活动中通过制造并使用工具使自在之物“化”为为我之物,人将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到客体中并改变其本有的属性。因此,对象化活动的特殊性就体现在中介工具之中。而其他的生物是不懂得制造工具的,即使像猩猩这样的高智商动物顶多也只能用躯体与其活动对象直接发生相互作用,并不能真正地做到制造并使用工具去改造自在之物。而对象性活动虽然也是一种物与物或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但这种相互作用是直接形成的,并不需要通过任何中介工具来实现。例如太阳的照射与植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中间没有借助任何工具。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对象化与对象性活动是存在着区别的,但是这种区别并不是绝对的,并不能因为二者存在区别就将其完全隔离开来。因为无论是对象性还是对象化的活动,在没有对象的情况下,任何活动都无法进行。

第三,从活动的结果来看,一般动物进行的对象性活动是没有任何的创造性成果的,因为它们只具备低级动物的刺激感应性或感觉心理,其活动也只是对自在之物的本能反应。例如,饥饿感会刺激动物进食,这种活动只是对自在之物的直接否定,其结果仅仅是满足了动物的本能需要,并没有产生任何的独立于主体之外的存在物,因而对他者来讲没有产生任何的价值。而对象化活动是人与对象进行本质力量交换的活动,人通过中介工具作用于客体,通过对象化活动使对象按照主体的需要发生结构和功能上的变化,创造出自然界原本不存在而为人所创造出来的对象物,如汽车、火车、飞机等。从人类总体来看,正是在人的这种对象化活动的过程中,人们按照自然规律和人的需要这两种尺度的统一对自

然界进行改造,才创造出一个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人类社会。人的这种对象化活动的结果,不仅满足了主体自身的需要,同时也为他者创造出一定的价值成果。

概括而言,对象性活动与对象化活动虽存在着区别,但并不能将二者完全隔离,因为人的对象化活动仍然是建立在对象性活动基础之上的,无论是对象性活动还是对象化活动都需要对象的存在这种活动才可成立,没有对象性活动便没有对象化活动。但是人的这种对象化活动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纯粹自发的盲目的本能活动,而是有目的的已经对象化了的对象性活动,即对象性活动的升华。

3 对象性、劳动、实践

对象性活动这一原则在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是马克思从《手稿》到《提纲》的理论基石。而劳动与实践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虽然劳动与实践是建立在对象性活动的基础之上的,但绝不能将三者完全等同。

3.1 对象性活动与劳动

“劳动”这一概念在《手稿》中频繁出现,马克思使用劳动一词主要是受到黑格尔《现象学》的影响。黑格尔把劳动看作对象性的劳动,把劳动的过程理解为人的产生过程,并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但黑格尔将劳动的主体为绝对精神,因而只是在辩证法上抓住了劳动的本质,这种劳动是纯思辨形式的劳动。“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方面。”可见马克思一方面肯定了黑格尔劳动概念中关于辩证法的积极意义,同时也对其抽象性进行了批判。

对象性活动与劳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象性活动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种相互作用,对象性活动在资本主义那里表现为异化的劳动,这种对象性活动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劳动,而是一种异化的形式。“劳动对它的产品的直接关系,是工人对它的生产的对象的关系。”既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当中,工人被生产对象所奴役,而劳动也被它的产品所奴役,劳动已经不再是劳动本身。因此,劳动与对象性活动的关系主要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劳动是一种对象性的劳动,劳动作为人的一种活动,其活动的基础必然是要建立在活动客体之上,没有对象性的存在劳动也就不复存在了。第二,劳动还是一种能动的对象性活动,这种能动性主要就是体现在人的意识的能动性,正是由于意识对世界的这种能动性的把握才使得人类超越了动物的感觉心理以达到对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认识。第三,劳动是一种自由的对象性活动,在经济学家那里,劳动是对资本进行合理性解释的概念。而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的自觉自由的活动,而不是仅仅为了维持生存而进行的异

化了的活动。第四：劳动还是一种具有价值的对象性活动。马克思在思考我们的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提出了关于“物”的问题，马克思认为，关于“物”的价值不在于其“物”本身，而在于在场的物的背后的不在场的劳动，也就是在场的物的背后有不在场的劳动存在。马克思认为人们的生产生活并不是产品、工具，或者劳动本身，而是整个物质生产劳动，物的价值不在于其物性，而是不在场的劳动的总和，在于这种有价值的对象性劳动。马克思把这种劳动的形式称为非直观的物质生产方式，马克思的这种超越，是超越了过去一切所有的唯物主义。

进言之，马克思把劳动理解为一种对象性活动主要是针对人的自由的活动而言的。但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的这种对象性活动表现为异化劳动，工人在这种劳动中是不自由的，并使自己的肉体遭受摧残，劳动同劳动本身对立，即劳动的外化。因此，劳动作为一种对象性的活动不是一种被迫的对象性活动，而应该是扬弃了异化的对象性活动，是自由的活动，即劳动表现为劳动本身。

3.2 从对象性活动到实践的飞跃

对象性的活动也可以理解为客观活动或实践活动，而实践则是对象性活动的完成形式。“实践”这一概念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其重要性我们已无需再探讨，但这一重要概念从何演变而来？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事实上，“实践”概念在马克思那里也不是一蹴而成的，而是经过长期对客观世界的思考并在“对象性活动”这一原则的基础之上演绎而来的。从《手稿》中的“对象性活动”原则到《提纲》中的“实践”原则的飞跃，我们便可以发现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是建立在对象性活动的基础之上的，要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实践”的核心内涵，就离不开对“对象性活动”原则的考察。

在《手稿》时期，马克思由于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他的对象性活动与费尔巴哈的“类本质”紧密联系，而“类”本身就偏向于一种直观的形式，这种直观形式容易忽略人的

能动性受动性的统一，容易忽略当下的现实世界。而马克思后来在提出“实践”的活动原则之后就很少使用“对象性活动”这一概念了，表明马克思已经完全转向了社会的现实，直接指向了当时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实践原则既关乎现实的、主体的需要和发展，又关切对象世界客观性，因而此相关的对立统一规律也被贯穿其中。至此，马克思实现了从“对象性活动”原则到“实践”原则升华，完成了“对象性活动”与“实践”的内在统一，对全部旧哲学进行了清算和批判，明确指出以往的唯物主义没有从“实践”这个立脚点出发，从而创立了新的世界观。以致后来发展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的标准，即不是意识决定活动，而是活动决定意识。

4 结语

纵观马克思卷帙浩繁的思想成果，“对象性活动”原则开启了马克思对哲学的变革历史。在《手稿》时期的马克思虽然是站在费尔巴哈的立场上，但细加甄别便可以发现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不同之处。马克思立足人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的双重原则，从对象性到对象化，通过否定费尔巴哈的感性纯直观，强调人在感性世界通过人的对象性活动将“自在之物”对象化为“为我之物”，强调人在感性世界中的能动性，表明即使是此时的马克思，其基本立场也不同于费尔巴哈。此外，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也是以“对象性活动”为解释原则，没有对象性活动原则的支撑便没有后来扬弃异化劳动的结论，就无法实现对哲学史上的真正变革。后来马克思将“对象性活动”原则与“实践”原则相统一，在原来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理解世界的基础上又新增了变革世界和创造世界的重大意义，马克思正是在“对象性活动”原则的基础之上创立了这种新的世界观。

参考文献

- [1]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 龚振黔.人的活动研究[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